



READERS

读者[®]

合订本

1990.1—12 / 总第102—113期

珍藏版

博采中外 荟萃精华 启迪思想 开阔眼界



刊号: CN62-1118/Z ISSN 1005-1805

读者杂志社

信任

卷首语



今年，是杂志面世的第10个年头。想到新的一期又要跟众多读者见面，涌上心头的首先是“信任”二字。10年，100多期，并不是期期都尽人意；5000多篇文章，虽然一一经过编辑之手精选而出，却不敢说究竟有多少佳作精品。令人欣慰而又不安的是，周围一直呼拥着几百万读者，纵时光荏苒，潮起潮落，始终不肯离去。某期文平淡，读毕则默然放于一旁静候下一期；每每出现纰漏，也不挑剔，只一笑置之，毫不减阅读兴致。难为了这样好的读者，理解做编辑的苦衷，体谅编辑们有限的学识和水平。更有热心之人，致函编辑部提出意见，尖锐的言辞后面是一颗厚爱之心。我们感受到了读者的信赖之情。他们相信编者同读者的心相通，相信杂志不会辜负读者的期望。他们相信一切会变得越来越好。信任中透着一种会心，含着一种默契。

信任换取信任。书，总是有人去读。美好的东西，总是有人欣赏。震撼心灵的音律，总会引起共鸣。在天才的读者面前，编者别无选择。还是那句老话：不问收获，默默耕耘。我们希望通过尽心尽力的工作，把杂志办得更好一点。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双双期待而信任的眼睛。

· 文苑 ·	一个小女孩的礼物	2	科坛十烈	23
	诗三首	4	漫谈译名	31
	平淡的日子	5	世界黄金价格的定法	41
	人生咏叹调	10	· 生活之友 · 你会给别人“下台阶”吗？	22
	留在我心底的眼睛	17	相逢何必曾相识	26
	赠品	27	· 社会之窗 · 我在人民大会堂司厨	18
	我的爱情与红焖牛肉	47	· 两代之间 · 那天，我见到了妈妈	28
	微型纪实小说	34	写给爸爸	29
· 人物 ·	“吾貌虽瘦，必肥天下”	6	· 风情录 · 食葬部族	32
	一个心理变态的科学家	40	· 趣闻轶事 · 千奇百怪的恐惧症	31
	毕加索为斯大林画像	20	吻的趣闻	31
	半痴子书斋闲话	44	老舍侠义交友	38
· 青年一代 ·	忏悔的17岁	11	婚礼习俗	43
· 幽默小品 ·	“教师情书”选	30	名人与烟	46
	谅解童心	39	· 婚姻家庭 · 再爱一次	36
	一岁必纠	39	· 点滴 · 意林(4)外国政治家的眼泪(13)	
	没打错	39	周总理逝世联合国降半旗(10)	
	国外短文短语	41	餐桌上的机智(21)情书趣集(30)	
· 在国外 ·	美国总统竞选中的口舌之争	12	漫画与幽默(24、25)血的呼唤(29)	
	外国政府首脑的收入	13	友谊与爱情(38)妇女的形象(39)	
	惊险有趣的孤岛生活	42	六百字的诺贝尔获奖论文(41)	
	她对烟草业的挑战	46	“足球寡妇”总罢工(45)愿望(3)	
· 人世间 ·	二哥成婚	14	语丝(13)篮球引起的风波(45)	
· 心理人生 ·	真正的快乐	16	似“新”实“旧”(15)请求原谅(35)	
· 知识窗 ·	吃的学问	21	· 编读往来 · 永远的约会(48)告读者(48)	
			· 封面 · 人像摄影	

一个 小女孩的 礼物

● 伊丽莎白·斯塔·希尔



夜间，雪静悄悄地绵绵而降。

我们一家人——丈夫拉斯，女儿，儿子和我，站在窗口又惊又喜地朝外望去，多美的景色啊！现在，我们的城镇似乎已披上了圣诞节的盛装。房子围着白绒般的头巾。前天还是光秃枯黄的树木，现在却已换上了闪闪发光的冰上衣。甚至连电线杆也戴上了一顶

斑白的帽子。在呼啸的风声中，人们能听到圣诞节的歌声。

试想一下，正好还有一个星期的此时此刻，我们将走在去教堂做圣诞礼拜的路上。这就是我们13岁的儿子布莱德喜欢的家庭传统节日之一。我们踏着清晨的寒霜，向教堂走去。一路上，遇见邻居和朋友们。

“噢，”我丈夫说，“我们的

早餐还可以吃到香肠、蛋糕和小蜜橘呢。”

“我们必须给鸟喂些食物。”安德烈娅温和地说，“雪总是使它们感到难受。”

安德烈娅今年15岁，算不了大人，可也不再是个小女孩了。有时这个姑娘既美丽又年轻，有时却是一个笨拙的小女孩。有时她既温和又懂事，有时却像天气那样变幻莫测，像冰雹那样任性：丢书、丢鞋子，甚至随心所欲地抛弃男朋友。

“是的，我们必须给鸟儿喂些食物了。”我说。在准备早餐时，我脑子里盘算着所有准备过圣诞节不得不做的事。早餐做好时，我抬头看到安德烈娅还站在窗边。

“你怎么啦？”我问道。

她惊跳了一下，好像是我把她从梦中叫醒似的。“我刚才在想，我在学校里的圣诞音乐会上要穿什么衣服，我决定不了到底穿红羊毛衣，还是绿羊毛衣。”

“两件都不错。”我告诉她。

安德烈娅在学校里的乐队中是吹长笛的。乐队总是在圣诞节前举行节日音乐会。我第一个吃完早餐，因为今天我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有许多礼物要包扎在圣诞节用的闪光纸里，并用丝带扎好。随后我赶快去邮局把它们寄走。

我早上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包扎礼物上。

我终于把准备邮寄的最后一个礼物包扎好了。在我跑上楼去

拿我的上衣经过安德烈娅的房间时，我惊讶地停了下来。她的房间简直是一团糟，甚至连床也没有铺好。在她的衣橱里是一些没包扎好的礼物，这些礼物远不如我所知道的她计划中要送的礼物多。

“她在哪儿？难道她真的不知道圣诞节前有许多事要做吗？”

几分钟后，她上楼来了。

“我……我在隔壁玛格丽特家练长笛。”她环顾了一下房间说，“天啊，这地方需要好好整理一下，是吗？”

“确实要整理一下。”我说，“我似乎觉得你还需要再买一些礼物。”

我只是笑了笑。“你怕我不送你礼物吗，妈妈？”她开着玩笑说，“请放心吧，我决不会忘记你的，我日日夜夜在计划着，我的心充满着圣诞节的节日气氛。”

随着圣诞节的日子越来越接近，我感到越来越疲劳，越来越忙碌，似乎觉得简直无法在圣诞节前把所有要做的事及时做好。

然而，安德烈娅并不分担我的忧虑。我想责任感对她来说等于零，这是毫不奇怪的。在圣诞节前最后几天的一个早晨，我烘好圣诞甜饼和蛋糕。事情并不像我计划好的那么顺利，而且离我计划的目标越来越远了。

中午，有客人过来吃午饭，我东奔西跑地把厨房整理好，打开洗碗机想把脏盘子和盆子放进去洗，可里面早已放满了——安德烈娅放进去的早餐盘子还没开动过机器洗呢！

这下可使我忍无可忍了，我眼里噙着泪水，因为突然间，所有这些事似乎使我感到受不了：一大堆脏盘子，东奔西跑的忙碌，安德烈娅一点也不帮我做家务……圣诞节就是使人忙得不可开交，过节这么忙似乎不值得。我怒火冲冲地受委屈地把脏盘子搁在一边，开始为我的客人准备午饭。从客人离开我家，到我把

安德烈娅从学校接出再送她去上长笛课前的这段时间，只够我洗几个盘子。

我到达学校时还怒气未消。安德烈娅朝我跑来，高兴地告诉我一些事。但当她看见我的脸色时，就把话咽了下去。

“你怎么啦？”她问道。

“你总是把该做的事忘了，”我说，“你总是不做好你家里本分的工作，甚至连你自己的房间也不收拾好。你似乎从来也不考虑你会给别人带来多少麻烦。我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你总是那么心不在焉。”我把气话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

当车子快要到上长笛课的地方时，我的话才讲完。安德烈娅一直静悄悄地坐着。当车子停下时，她跳下车子一句话也不说，这可使我意想不到地感到悲伤，难受。难道圣诞节就像这样的过吗？这哪里还有圣诞节的气氛呢？

开圣诞节音乐会的那个晚上，我们匆忙吃好晚饭，驾车到了这所中学。拉斯、布莱德和我坐在大礼堂里，安德烈娅和乐队的其他成员一起坐在前面。她穿着绿上衣，看上去非常漂亮。台上合唱队的孩子们男女排成两排。拉斯朝我微笑了一下，又朝台上点了点头。

“瞧，约翰尼·伊文斯长得多高啊，小苏西也变成了一位美丽的小姐了。”

“是啊，”我说，“我看到那个卡罗尔·安娜·米勒已剪了头发。”我们坐在那里，打量着我们邻居或朋友的孩子们，看到他们都长大了，我们感到很高兴。

当音乐会开始时，我的心情也开始轻松起来。音乐似乎舒畅了我紧张的神经，年轻人合唱着新的和老的圣诞节的歌曲，而美妙的音乐使我产生了一种温暖和满足的心情。

随着音乐教师报了最后一个节目，歌名是《这就是一个人向

往的乐趣》。接着他补充说：“这最后的节目是独奏，因为演奏者要使她家里的人惊讶一下，所以她的名字没有被列入节目单。下面由安德烈娅·希儿表演长笛独奏。”

我由于惊奇而喘着气。当安德烈娅上去站在台上时，我眼里激动的泪花使我看不清她了。正当她要举起长笛放到嘴边时，她的目光直射她的父亲、弟弟和我，并愉快地向我们欢笑着。我也向她回笑了一下。布莱德、拉斯和我互相看了看。我们对台上这个容光焕发的女儿的亲密感情，似乎使我们4个人一起脱离了世俗，飘飘欲仙。

是不是因为是我们的孩子吹的长笛使音乐听上去格外优美？我并不这么想。我们听到的所有年轻人清新的歌声都很动听，所有容光焕发的脸都充满了希望。

可是，演奏中最美妙的部分是使我内心充满惊异感觉的那部分，因为我记得她在玛格丽特家做练习演奏时，我从来也未听到那种美妙的音乐。

只要她做了登台表演这桩大事，那么她在学校所花去的额外的时间，她所忘了做一些家庭琐事，她所没有完成的日常小事等等，我都不在乎了。安德烈娅已懂得了这个我还不能明白的真理：爱比需要做一些小事情更有意义。不但现在，而且永远地她已经把她的爱以及圣诞节的意义和音乐献给了我，那就是安德烈娅的礼物。

（翟红波摘，陈延图）

愿 望

●朱 红

禾苗说：给我雨露

花蕾说：给我芳馨。

羞赧的爱情说：让我燃烧。

受伤的心说：让我平复。



· 诗 三 首 ·

人与人之间甜美的和弦；
常相思、常相忆、常相知，
伴心海的春潮律动、回旋……

尽管人生风雨如磐，
尽管人生要承受艰难磨难；
生命之旅不能没有色彩，
花开岁月追求的应是奉献。

奉献需要友情相扶相伴，
色彩靠友情方能织成花环；
甜美的友情属于甜美的人生，
似彩虹系在你我他之间！

朦朦胧胧，
它才令人神往。

你远在海角天涯，
总是见不到，
才倍加令人怀想。

也许，幸福就在于：
不断地追求与等待，
不停地向往与盼望。
(王立芳摘)

(摘自《时代青年》)

冬

● 古 风

遥远的友情

● 高天星

思念迢迢，山高水远，
友情，遥望在风景线。
人人都有自己的春夏秋冬，
友情是四季高扬的风帆。

一曲炽热的友情交响乐，

星星与晨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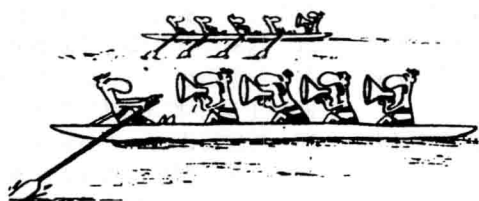
● 晓 雪

星星挂在天上，
又高又远，
它才那么闪光。

晨雾飘在湖上，

我宁愿为你付出全部心血
纵然你的冷笑是令人难耐的凛冽
我每次面对不变的冷漠
任凭漫天风雪也难将爱火熄灭
我虔诚的等待定会终生不懈
坚信热情能把冷冻的心融解
我忍受无尽的严寒
只为了你那份白色的纯洁

· 意 林 ·



蟋蟀的歌声

蟋蟀整个夏天只知道唱歌。蚂蚁则早晚工作，到了冬天，它们的食房已储满食物。北风刮起来了，树叶纷纷落下，大地铺满白雪。蟋蟀去找蚂蚁求食求住。“走开，你这个懒虫，”蚂蚁说，“现在看你还唱不唱歌。”蟋蟀黯然离去，冻饿而死。

寓言作者从这里经过，看到了蟋蟀尸体，大喜过望，以为找到了写作题材。上帝来了，把小尸体带往天庭。“一首好听的歌胜过成千上万的丰满食房。”直到今天，听觉灵敏的人仍说，有时你能听到蟋蟀的歌声夹杂在天使的笑声中。

是 吗

“是吗？”这词组有种奇妙的功能，能使对话产生节奏感，避免平板枯燥。它又是很好的转变话题缓冲器。有时谈话变得无趣，甚至出现了矛盾，突然来了一句“是吗？”就可以极自然地转入另一题目，一点都不显得生硬，就像机器的润滑剂似的。

“是吗？”迷离惆怅，不即不离。它没有肯定什么，也不否定什么。对提出抗议的人来说，既表现了一种惊异，又带有一丝同情；是惋惜，又是指责，但都是轻轻的，不着什么痕迹。总之，无论客观上需要哪一种反应，都可由对方按照需要自我补充完成，不劳更多的解释、说明。

“是吗？”还有一个最大优点，就是毫无黏滞，不落言筌。完全不必担心会因此而负任何责任。它只表示“知道了”，并没有说明同意或反对。

“是吗？”妙用无穷。和它相比，“今天天气哈哈”又算得什么呢？

——黄 裳

—
与你相识，是一个平淡的日子。

不记得天是什么样，树是什么颜色，是不是有温柔的风从你我面前抚过，只记得你的双眸深深不可测不可探不可以久驻。你说我是个天分极高的女孩却在追求一种平淡，便有一丝悲凄掠上心头。双眼泪湿又有一份无奈的忧郁在心的最深处缠绵。跟着你的牵引走出户外静静地站立在两棵法国梧桐中间寻找那片血色的残阳，然而天街飘洒细细碎雨，雨帘遮住你炯炯的目光。你的吸引强烈地迷惑着我丢却往昔的孤独和忧郁。千方百计想和你并肩站在一起，如这两棵傲岸的梧桐任风吹雨打。雨水打湿了你也打湿了我却在心底升腾出一片光明灿烂。当我跑回小屋取出雨伞再次立

在两棵梧桐中间，远处，只有你的身影在雨幕中闪烁踽踽独行直到飞雨被那片如血的残阳灼尽。

那是一个平淡的日子，只因有了你，那日子就不再平淡。

二

也是一个平淡的日子。

再也不是那个多雨的季节却是个无雪的冬天。你从远处走来用大衣裹住了我，我第一次闻到了男人的气息。你说你曾无数次在我的窗下徘徊，我才明白男人也有迷惑的时候。自从那个梧桐更兼细雨的黄昏你留下独自的我，我的日子就已不再平淡，当我寻到那个独立的不再沉沦的我转瞬间已来到这个不会遗忘的日子。本该是满心的感激却明白早已是无尽的爱。茫茫人海冥冥宇宙觅到相互奉献着彼此圣洁灿烂的辉煌，年轻的生命便平添了一

平淡的日子

●程黛眉



份夺目的光芒。握紧的双手感应着你我的心在最深处企盼着一种永恒。那个永恒也许并非完美也许很平淡无奇，但是只要你真诚地挚爱着我的忠诚，那么这种平淡对于我就是幸福的极致，只因世界原本平淡，而那些美丽而又绚烂的日子只能在你和我共同的创造中诞生。

那是个很美很美的夜晚，世界上不会有人为那个平淡的日子记住些什么，只因有了你和我的爱情，那个日子就不再平淡。

三

今天又是个平淡的日子。

我坐在桌前写下这些平淡的话来纪念你我结婚两周年的纪念日，那个美好的夜晚在你我19岁的年纪时就已刻骨铭心，当我们26岁时已共同度过了无数个今天这样的平淡的日子，而这一个

平淡的日子串联起的我们年轻时的历史，你不会忘记，我不会忘记。

今天这个平淡的日子同无数个过去的和未来的平淡的日子一样只是一个过程，它可以辉煌可以黯淡但不可以磨灭。它只属于你和我，在我们的生命里，所以我们不能放弃，真诚地生活是最美好的兑现，当世界的尽头来到你我的面前，我仍希望听到你说：昨天已经古老，但它永远存在。

今天仍是一个平淡的日子，但因为你我真诚地生活着，这日子就不再平淡。

四

将来会有一个平淡的日子。

也许有风，风会轻轻地吹，也许有雨，雨会很温柔，如很久以前的那个黄昏，一对满头白发的老人互相搀扶着走向一个开满鲜花的山冈，远处满目的青山笼

罩在黄昏的暮色中，走过这片青山会有一块美丽的墓地——那就是你和我世界之尽头。

我们不是不死鸟，死亡是另一种生命的辉煌。当我们在这个山冈上回望，绵延而去的是我们往昔的时光，或美丽，或忧伤，或者同世上所有平凡的人一样极其平淡，但那毕竟是归属我们两个人的，是我们极为珍贵的财富。每个平淡的日子，都是我们爱的故事。昨夜之星辰依然灿烂在你我的暮年中，夕阳映照着苍苍的白发，在漫山遍野的鲜花中闪耀出我们美好的一生，直到带血的夕阳放射出最后的光芒安然地落去。

无论我们谁先离去。留下的一个会用心来陪伴，把一束鲜红的玫瑰放在那个墓前。

那，将仍是一个平淡的日子。

(张素华摘自《中国青年》

1989年第9期)



他们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
他们的讲述和他们的人一样朴实
真诚。

“吾貌虽瘦， 必肥天下”

——周总理逝世经过

● 权 野

1972年初，也许更早些，周恩来就出现便血情况。专家们会诊的结果我们卫士不全清楚，我只是看到周恩来更加没日没夜地工作。每天睡眠多则三四小时，少则一二小时，甚至几十小时不合眼。

医生劝他做全面检查，他不干。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阴郁、镇定，带着沉思和一种淡淡的哀凉，低声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那天，周恩来已是30多个小时没合眼，究竟处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恐怕秘书也算不清楚。夜里一点多，似乎他老人家该歇口气了，秘书却看着手表提醒：“总理，还有14分钟。”

“唔，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子。”周恩来身体微微一晃，迅速又恢复了惯常那种快速敏捷的步伐。现在总理要刮胡子，说明又是外事活动。他注重仪表整洁，说这

是一种礼貌。时间所剩不多，看来又顾不上吃饭了。我和小高便给负责招待工作的李维信打电话。打完电话回来，屋里屋外乱纷纷：周总理“失踪”了！同志们紧张寻找，忽然有人说：“哎呀，总理不是说要刮胡子吗？”

大家立刻寻到卫生间。进门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唉，我们的总理哟！他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条面巾，他微屈的右臂，手里仍虚握了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他就歪在镜子前边睡着了！他英俊的面孔曾使所有的中国人为之骄傲。现在却变得那么瘦削灰黄；他的眉毛依然威武，双唇仍然露出善良慈爱，可是他的眼窝却是深深地、深深地凹陷下去……

别出声，都不要出声，我们用颤抖的目光互相提醒。当心血翻呀翻，翻上塞塞的喉咙，我们只能让泪水在眼圈里悄悄地、悄悄地旋转。

可是，周恩来双肩一震，眼皮忽地掀起，便听到“哎呀”一声轻唤，周恩来已经抹抹脸朝外急走，一边抬手看腕上的表，一边喃喃：

“糟糕，我睡着了呢，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

“总理！”我们小声叫着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因为我们在流泪。

来到新六所，韩念龙等同志已经等候在那里，迎上总理便汇报情况。这时，周恩来那灰黄的脸便奇迹般地出现了恢复片刻的青春的红晕和光彩。我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只有工作能够使总理显出年轻。

李维信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总理，吃碗面条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不吃了。”周恩来这一声又显出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耸了耸，小声说：“你帮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买两块咖啡糖。李维信很快便取来两块咖啡糖。周恩来剥糖纸时，手指微微颤抖。他从来不曾吃什么糖块，这次连吃两块。大家都明白，咖啡可以提神。

会谈开始了，是与越南总理范文同。越方不停地提条件，不时又在出尔反尔，好像我们援助他们只能是无条件无限制地满足

一切。

会谈十分艰难。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借李维信上水的机会，他小声吩咐：“给我送条湿毛巾。”

女服务员很快就用托盘送来了凉毛巾。周恩来拿过毛巾，在额头和眼窝的部位反复擦拭按摩，然后放回托盘上，哑声说：“谢谢。”

女服务员的目光从周恩来的脸上一掠而过，她不敢多看啊！周恩来刚刚擦拭过的脸又恢复了光彩，但那湿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当他用力按摩额头时，他是怎样艰难地从全身每一个细胞里挤压搜索聚集残剩的最后一些血液和热力啊！女服务员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帘退出了。她是在强忍住自己的泪水。

不到10分钟，周恩来又用眼色讨毛巾。女服务员上毛巾时，他小声请求：“要热的，热一点。”

第三次上来了热毛巾。周恩来一边倾听范文同的喋喋不休，一边将热毛巾用力按在额头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脸上搓几下，将毛巾还给服务员，小声嘱咐：“再热些，要烫的。”女服务员退下不远，便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与范文同会谈的声音始终那么清朗流利，句句反应敏捷，字字切中问题实质。

服务室里，两名服务员用滚开的水为周恩来涮毛巾，腾腾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眼圈里又有泪珠，端了毛巾望会议室，灯光下便显得五彩斑斓。周恩来在倾听范文同讲话时，将热气逼人的毛巾抖开，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放下毛巾后，便开始回答问题，阐明道理。

会谈从夜里两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其间，每隔10分钟服务员便送上一次开水涮过的毛巾。总理要走了，两位女服务员没有像往常那样丢下手里的活

儿，追出去送周恩来。他们俩丢下毛巾，放下开水瓶，面对面垂了头站立，各自捧着手怔怔地出神。

“什么毛病，你们这是……”李维信走近两步，突然住了嘴。两位年轻姑娘笋一般嫩的手，如今红得像他家乡出产的那种小水萝卜，手指和掌缘烫起一串晶明透亮的小水泡，并且闪闪地泛出光泽。

“哎呀，烫这么多泡，”李维信皱一皱眉，他不善于跟女孩子讲什么体贴话，有些结巴：“你，你们辛苦了，也，也是为工作么……”

两位女服务员仍是一动不动地捧着手，心在颤抖……

“总理……”

一声哀哀的轻唤，两名女服务员压抑已久的哭声便挣脱喉咙的束缚，一下子灌满了服务室，传入空荡荡的会议室，久久不息地回荡着。于是，这位山东大汉李维信也低下了头，他哭了。

周恩来患了膀胱癌，发现早，听医生讲，这个病重要的是必须治疗及时。可是周恩来外事活动太多，又要总理天下大事，总是一拖再拖。这一拖，本来很好做的手术，非得动刀不可了。动刀子可就要伤身伤元气了！

那天，周恩来处理完桌上堆积的一叠叠文件，立起身，摘下了和某些工人做工时戴的毫无两样的袖套，小心翼翼叠整齐，目光在上边停留几秒，胸脯忽然一下大起伏，脸孔便转向一边。接着他又在屋中立住脚，环顾一圈，默默地向这里的一切告别。当他的目光在墙壁上的图表和办公用品之间留恋忘返时，我的心突然战栗着抽搐起来。

二

位于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毛泽东准备的，他没有住，另一套住进了人，就是我跟随已久的周恩来。

那是1975年年初的一天，专家们又为周恩来做了一次手术。包扎伤口时，躺在手术床上的周恩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淡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动着，发出微弱的讷讷声：“叫，叫李冰同志来。”

“嗯，”李冰轻轻应着，侧耳俯身，贴近周恩来的唇际。于是，周恩来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便直触她的肌肤耳膜，从她心房唤来了春雷一般的隆隆回响。

“云南，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周恩来断断续续讲完这句话，鼻凹处已经沁出汗。李冰用力抿紧嘴唇，点头，防止泪水盈眶。她翕动着鼻翼，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她不敢久留，把头一扭，匆匆退出手术室。

一走走廊，李冰猛地张开嘴，压抑已久的泪水便如决堤的小河一样流泻下来。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的身体更虚弱了。

他刚能下地，便又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1975年5月的一天，周恩来在散步时，曾问身边的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

医护人员一怔，马上竭力绽出笑，想用几句轻松的安慰话搪塞过去。

周恩来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寻找马克思在天之灵，忽然坦然地笑了。

他长长吁口气，渐渐收去笑容，换一种严肃神情，重新望着医护人员：“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随刻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

即便是名演员，面对周恩来这样严肃而又坦诚的目光，也是无法做戏了。医生眼里陡地涌起

一层泪花，声音哽咽、颤抖：“怎么讲呢？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

周恩来脸上恢复了一丝不易辨清的浅笑，缓缓点头，极轻轻地发出一声：“不用说了。”

6月间的一天，周恩来坚决拒绝了所有医生的劝告，理发修面，拖着沉重的病体，同夫人邓颖超一起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参加为贺龙元帅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

当我们打开车门，扶周恩来下车后，他便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子。若是换了其他一些人，那是一定要被搀扶着走的。周恩来是不会要的，他以极大的毅力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形象。周恩来就是周恩来！和往常一样，他的衣服笔挺，容不得一丝褶皱和污垢，他的头发一丝不乱；威武的浓眉下，两眼依然是熠熠放光，像火一样温暖着人，鼓舞着人。

但是，他毕竟是耗尽心血，被病魔折磨得衰老多了，瘦弱憔悴，再不能像往日那样神采奕奕，走路风一般轻快，举止洋溢着潇洒和矫健。他竭力让步子迈稳，以保持好身体平衡；一步一步，走得很缓慢，又要保证连续性。他为此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当他用笔签到时，手剧烈地颤抖着，以至于任何一位在场人都一眼就看出来。当笔尖跳动着向纸面贴近时，每个人都提起了一颗心，屏住了一口气。

这是场特殊的较量。是周恩来的顽强意志，对战友的思念哀悼之情，与病魔与癌症的一场较量。究竟谁更强些？

他终于将精灵一样颤抖跳跃的笔尖按在纸面上，吃力地又是坚持不懈地移动着：周——恩——来！

他无数次用笔改变了山河，写出了历史。

现在，他终于又写出了他光辉的名字。

签过到，周恩来便朝休息室

走去，在门口就大声呼唤：“薛明，薛明同志！”

周恩来近半年来，还不曾有这样响亮的声音。贺龙的遗孀薛明，闻声抬头，叫一声：“总理！”立刻奔过来，满脸是泪。周恩来张开双臂，一下子拥抱住她；身体由于悲恸而颤抖着。

“薛明啊，”周恩来哀声哽咽，“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说着，泪如泉涌，四周哭声立刻响成一片。

贺龙的女儿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啊。”

周恩来无言地看着她，片刻，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这令人心碎的叹息，又一次引来悲声四起。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面对生命的终结无所畏惧，但也不无忧伤。他忧的是国家和人民，伤感的是不能多为人民服务了。

到了下半年，周恩来的病情不断恶化。剧烈的癌痛折磨着他。有时痛得牙关紧咬，冷汗淋漓；有时痛得浑身战栗，眉头紧锁。但他始终不肯哼出一声。

“总理，打一针吧？”我们眼含泪水劝说。

周恩来嘴角一翘，勉力做出微笑，他是怕我们看到他的样子而难受。他的声音细微地说：“放，放段‘洪湖水，浪打浪，……’”

我们有“洪湖水，浪打浪”的磁带，忙放起录音。“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调便柔和地盈满一室。

周恩来淡然的目光凝望着天花板，静静倾听韩英歌唱的那优美的抒情曲调。他的眼里时时迸出一丝火花，仿佛望见了那碧波连天的洪湖，望见了他的战友贺龙，忆起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戎马生涯……

可是，他的眼圈忽然湿润了，微微垂下眼帘，以手击节，合着那

婉转的旋律……他一定是在默默抒发自己某种复杂的情感！

到年底，周恩来又做了一次大手术。

至此，周恩来前后共做大小手术13次。

三

这次手术后，医生即发现再无力挽救了。

叶剑英元帅白天黑夜与吴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此前，自周恩来病重后，特别是1975年下半年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后，必要来请示汇报。

开始，他常常与周恩来一谈就是3个小时。

经月之后，谈话减到了2小时。

一月又一月，一天又一天，周恩来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个小时也无法坚持了。

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了话。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颤抖，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么望着啊望，望啊望……那种情景，那份情谊，任你是铁打的心肠见了也忍受不住，不能不躲出门外失声痛哭！

我还记得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的情景。叶剑英叫我们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从听到的只言片语，我们知道叶剑英是在汇报有关中央、有关邓小平副主席、有关“四人帮”及军事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我和小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



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的,特别是对于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叶帅不可能天天守在周恩来身边,我和小高轮替值班守在周恩来身边。每时每刻都有一个守在总理身边,随时都准备着抓笔记录,然而周恩来始终没有说什么。在最后的几天,索性闭紧双唇,绝口不谈政治,直到停止呼吸。

在他逝世后,我和小高将雪白雪白的纸交给叶帅,叶帅望着那洁净的白纸,眼里陡地涌起泪花,讷讷一声:“他一生顾全大局……”

从12月中旬后,周恩来吃东西就需要用管子往胃里灌了。他不但卧床,而且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他身体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个烂了,但头脑仍然清醒。我和小高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广播。

然而,剧痛袭来,完全没有反应是不可能的。有多少次我预感到有大的痛苦到来,周恩来的脸色陡然变成阴沉灰黄,转瞬间

又泛出暗红,汗水一下子便冒出一层,颗颗有绿豆大,接着便河一样淌下来。他的眼光时而迷蒙黯淡,时而闪烁逼人,避开周围的同志,在空中、在天花板上逡巡搜索。在一次次屏息之后,那鼻翼便颤抖着张大,嘴唇也小心翼翼地尽量不引人注目地咧开一条缝,喘息几口,很快又复屏息闭气,用超人的毅力去挨过那阵新的更持久的凶猛的巨痛的浪潮……

他不哼不流泪,哪怕是抽缩着脸孔咧咧嘴呢!他不愿露声色也许是为了保留那固有的美好形象,那么,为什么又绝不肯再理发刮胡子?他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他那代表了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仪容啊……

终于,我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他不肯让别人分担痛苦。

那天,他从昏迷中醒来。我们劝道:“总理,叫朱师傅来给你理理发吧?”

他用沉思的目光望着我们,良久,嘴唇开始微微翕动。他实在难以发出声音了。静得落根针也可听到的病房里,我们仍需把耳朵贴上他唇际才能听清:“不,不要了。老朱,他、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会、会难过……”

我们蓦地扭转脸,泪水立刻夺眶而出。

我们的总理,从卧床不起后,再没有理发刮胡子,就为了不叫朱师傅难过。他变得那么瘦弱憔悴,整个身体都抽缩了,往日的风采再也寻找不回来;他的头发蓬长,胡子青灰,长有一寸;眼窝深陷,肤色灰黄……他再也不照镜子。我们也不让他看到自己的脸。

朱德、小平、先念等中央首长都曾来看望过周恩来。当时中央规定,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来看望。但是,许多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一再要求,非见总理一面不可。邓大姐后来同意了。但要求只许大家见总理,不能让总理看见大家。这也许违背周恩来不让别人分担痛苦的考虑,这些工作人员被安排在周恩来昏迷之时来见一见,严格规定不许哭。

可是,怎么可能呢?这些工作人员被领进来,只能在床脚立住远远望一眼,望一眼便猛地用手捂住了嘴,泪水便汹涌而出。有的女同志踉踉跄跄往出走,没出大厅便哭倒在地,无论怎样批评、劝说,甚至呵斥都无法阻止。

不见想得要死,见了痛得要死。她们心碎了,她们哭晕了。

老帅们也都来看望周恩来,都是在周恩来昏迷之际,立在床脚默默地望着,像雕塑一般,大颗大颗的泪珠浮出眼眶,在睫毛上颤动,接着扑簌簌滚下来,落地有声!

那天,周恩来又醒来,用细微的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询问医生:“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

“刘帅,刘帅,身体……”他突然屏住了声,瘦弱的手一下子握住医生的手,这是下意识的动作,是剧痛袭来的原因。他在颤抖,他在出汗,可是他还想竭力控制自己不要有过分的痛苦表情。我们一边替他擦汗,一边劝他哼一哼,哼一哼可以减轻痛苦。

他始终不出声，嘴角咧一咧，似乎要做出笑的样子，却终于没有做出。

他好容易透了一口气，喘息未定，也许发现我们在流泪，也许发现自己握住医生的手表现出了痛苦的失态，他忽然以惊人的意志力说出一句：“哎呀，你手怎么那么凉呀？”

他真是为了试试医生的手凉不凉才去握手吗？这种掩饰使我心痛欲裂，却又不敢任泪水狂流。

“别管我、我一个人，管、管全局……”周恩来对医生说。他松开手，独自陷入剧痛的折磨。他不喊不叫，但他的眼睛说明了一切，即使合上眼帘也无法遮掩。那看不见的抽搐颤抖和血液激荡，完全可以凭感觉察知，整个病房都能感察出那种痛苦急促的节奏，那种冲撞交锋的波澜！

“吴、吴大夫，打、打、一针……”周恩来发出令人窒息的请求声。每当他再也无力在剧痛中保持不露声色时，他便这样请求。

他至此不愿叫任何人来分担他的痛苦。

1976年1月8日晨8点左右，小高像往常那样准时来接班。做了简单的交接，我准备离开了。在门口，我像每天那样回头再望一眼我们的总理。

他仍在昏睡。唉，他这一生睡得太少了，太少了！在正常年月里，他一天可以睡到4小时；近10年中，由于天下大乱，他一般每天

只睡两三小时，什么叫全心全意？什么叫呕心沥血？什么叫夜以继日、不知疲倦？你只需在周恩来身边呆一呆便一切都明白了。

我就这样同我们的总理暂时告别，上楼休息去了。

“老张！老张！”我躺下不到一小时，小高旋风似地卷进来，脸色煞白，紧张使他把两肘紧夹在肋旁，声音随着目光一样颤抖，“总理，总理不好……不好了！”我像挨电打一样，从瘫软中一跃而起，赶忙往下跑。

片刻之后，我稍稍定下一些神，看到病床旁只有几名专家，其余二十来个专家医生已经稍稍后撤，环绕四周默立。我想起生命的标志，忙凑到示波器那里去看心电图，那里显示着周恩来跳动的脉搏。

终于，我开始慌了，那脉搏越来越弱，我心里那团火也越燃越小，后来几乎要化作一缕游烟……

我受了巨大的紧张恐惧所驱迫，离开示波器，冲到周恩来的床边，一把抓住他的手，好像在抓着一个最伟大最美好的生命，生怕被别人夺走。我要尽我的一切力量把那生命拖回来呀！

“总理，总理！”我叫着，手掌却鲜明地感觉到他的手指发了凉，那么快，那么突然。我慌极了，摸着、抚着，想温暖回来，想把自己的热和血输送过去。可是，转瞬间总理的手掌也凉了，并且像退潮一样迅速凉到了胳膊。我急眼了，叫着：“大夫，

大夫，这是怎么了呀？”我匆匆地追踪抚摸，要寻回那热，找回那人间最美好的东西。

张医生沉重地摇摇头，发出一声凄凉的叹息：“不行了……”

四周围陡地静下来，世界哑了一般！

我从来不曾遇到过这种场面，茫然四顾，我早已不会说话，但我的心在疑问。

蓦地，我看到一圈低垂的头。

“总理——！”

我哭出了声。病房里所有的人都放开了悲声。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我们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走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太多，索取得太少。他必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存。

（梁 军、万建强摘自《炎黄子孙》1989年第5期）

周总理逝世

联合国降半旗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联合国决定下半旗一周表示哀悼。当时，有的成员国代表表示反对，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瓦尔德海姆动情地说：“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总理终身只有一个夫人？有哪个国家的总理终生受人民爱戴，在国外银行无一分钱私人存款？”反对的人无言以对，决定因此顺利通过。（宋小兵摘）

● 圣 宗

人生咏叹调

人生，只一次。

只一次在母腹中酝酿魂灵，只一次在襁褓中哭累了眼睛，只一次在小河边裸出胴体，只一次在木排筏上嬉动黎明。

只一次攀摘那紫红的桑葚，只一次天真地追逐无轨的风筝，只一次想搭梯到月宫里捉小兔，只一次18岁的梦魇震颤心灵。

只一次在玫瑰园中吞咽香馨，只一次在山巅拦阻流星，只一次在大学论坛捕捉人生，只一次在浩渺中莫知所云。

只一次在妈妈的噙泪里远航，只一次同狄俄尼索斯痛饮酩酊，只一次不惑之年迷惑，只一次在白发里呼唤青春。

人生许多一次，真正的只一次。只一次被丘比特火箭射中，只一次在天国的殿堂洗礼膜拜。人生许多只一次，要多次的，是要做许许多多几生几世的有益事情。（王 佳摘自《芳草》1989年第6期）

我怀着又新鲜又无奈的心情，佩着红袖章，尾随着上海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队伍，落户在江西峡江地区。

可是当农民不是孩提时的幻想，唯有想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希望支撑着我，唯有天天拜读“小红书”的信仰在鼓动着。我和孟姓的女生住在隔板栏起的小间里，两个虽不是一个学堂，因同龄又同室，熟悉后悄悄话渐渐多了。

她在家中是独生女，经济条件优裕，常常将吃腻了的糖果糕点散发给村民的孩子。她娇养惯了，弱不禁风的样子，难以承受种田之苦，村办小学唯一的教师名额当然地轮到了她。她的工作很轻松，我就显得较疲惫。农忙季节披星戴月，烈日炎炎，晒黑了我，只得脸朝黄土背朝

天，接受再教育。她少晒太阳，肤色白净，活泼，谈吐富有节奏感，很能吸引人。相比之下，我就差劲了。男知青戏称我是“小小鸭”，她自然是“大天鹅”啰！可是，也有看不惯她的人，那人是每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对我说，小孟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你要提高警惕，把她的错误言行记录下来。我鬼使神差地听信了他的话，也可能出于我的嫉妒，竟暗暗照着办了。

她常将家中寄来的用品，主动给我用，我认为她在用好逸恶劳的习惯影响人；有好吃的，她亲热地给我尝尝，我以为这是糖衣炮弹的侵袭；每当她在闲谈中，有非议贫农和嘲笑知青的，我就悄悄地记录下来。有一次，她提早放了学，兴冲冲地闯进室内，见我伏在床沿上，上前就拍肩，并低头凑近看我写字。“小小，在偷写情书？”“不是的！”我急忙用手捂着，



忏悔的17岁

●小小

迅速地合上小本子。她瞄瞄本子上的红字，瞧瞧我惶恐的模样，调皮地眨眨眼，忙事去了。此后，我不敢再记了，然而小本子上已记了近10页纸。

70年代初，掀起“扎根、结合一辈子”的宣传，从上到下，从地区到社队，都召开知青大会，对有人破坏上山下乡言行进行大批判，“积极分子”要我发言表态。我会上不敢提名，但因举例证据充分，内容丰富，获得好评，我得意忘形，会后在会议主持人的鼓动下，热血沸腾，冲动地把小本子上交了。领导当场决定任用我而撤去了她的教职。

我要上课了，很激动，仿佛是代表先进阶级占领了讲台，但是，当站在简陋的课桌前，我感到惶惶不安，已经开裂的大黑板仿佛在张嘴咬我的手，粉笔字怎么也写不端正。

这天，她却病了。因拒绝检

查，传说她将再接受大会的批判帮助。傍晚，她走了。她请人用独轮车推着离开山村。10多个学生，自动聚在村口的大樟树下，泪眼汪汪，目送着老师远去。暮色掩盖了大地，唯有吱哩吱哩的独轮车声久久地在山村回响。

她调回老家乡下去了，再也没来看看生活了一年的山村。数年以后，听说她不走运，那些年上大学、进工矿没她的份，因为那小本子放进了档案，影响了前途。为此她一直未婚。又有人说，她结婚后，因难产，乡下条件差，永远“走”了。

然而有晚，她又悄然地回来了。她拍一下我的肩，扬扬小本子，怅然一笑：“小小，我爱你，你为何恨我？”我无言以对，一口气憋住了。我从梦中惊醒。我愧悔交加，耳际

响着独轮车吱哩吱哩的响声……

她走了，知青们对我貌合神离，我感到悲哀。似乎是赎罪，又好像是忏悔，我把课余时间，差不多全揽了知青组里的活干。挑水、担粪、砍柴毫无怨言。可是仍得不到谅解，我像负罪似地背着包袱，那样沉，沉得伤心。谁之过？是那年蒲松龄笔下的怪兽妖精再现，作怪——鬼迷心窍？是那年少不懂事——误入迷途？是那年……

真难说清，我忏悔，常常想起小本子。我怨恨这着魔的日子。我常常仿佛听到独轮车吱哩吱哩的响声。可塑性的年龄，我那年17岁。

（张汉新摘自1989年5月18日
《文学报》，常金祥图）



美国总统竞选中的

口舌之争

○沈尧月 编译

美国的总统竞选，可以说是群雄匹敌的竞技，几乎从一开始起，它就既是杂耍般的轻松喜剧，又是充满着诬蔑谩骂的滑稽闹剧。为了争夺总统宝座，他们无不利用“口才”来攻击对方而保护自己。

·造谣中伤早在1800年的总统竞选中就已出现。那一年，约翰·亚当斯竞选总统，他的妻子阿比盖尔·亚当斯为当时桃色丑闻的泛滥而哀叹，担心它们会“毁坏人民的心灵和道德”。共和党人就指控约翰·亚当斯，说他曾派其竞选伙伴平克尼将军到英国去挑选四个美女做情妇，两个给平克尼，两个留给总统。约翰·亚当斯听后哈哈大笑，说道：“假如这是真的，那平克尼将军肯定是瞒过了我，全都独吞了！”约翰·亚当斯这一年当选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位总统。

·在1832年总统竞选期间，安德罗·杰克逊竞选美国总统。

一位大胆的母亲上来把一个脏脸小孩交到他的怀里。“啊，这是美国小伙子的美丽雏形，”杰克逊热情地说，“看，他的眼睛多么明亮，他的四肢多么强壮，而这嘴唇又多么甜蜜。”说到这里，他把小孩交给他的朋友约翰·伊登，“吻吻他，伊登。”他吩咐着便走开了，倒霉的伊登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之下亲了亲那脏脏的脸蛋。杰克逊在这一年便成了美国的第七位总统。

·1852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皮尔斯有个嗜酒的习惯。反对党辉格党就拿这大做文章，形容他是位身经百“醉”的英雄。

·聪明的候选人总极力避开矛盾的焦点，为此，他们煞费苦心，想尽了一切办法。在1892年的竞选中，安德莱·E·史蒂文森是这一年当选美国总统的克利夫兰的竞选伙伴。那年，在西北的主要热点是华盛顿州的一座大山

该命名为雷尼尔山还是塔科马山的问题，史蒂文森到西北地区时，他在车厢里所作的每次演讲，先总要花大量的篇幅大谈这座大山的美丽，然后，总免不了要这样结尾：“我要人们都知道，我是坚决支持将这座大山命名为……”说到这里，列车出站的汽笛预期地拉响了，他后面的话总淹没在鸣响的汽笛声中。

·在1896年总统竞选中，生于内布拉斯加州普拉特河岸的威廉·布赖恩，由于出众的口才被称为“普拉特一张嘴”。但是，反对党人这样提醒大家：“在内布拉斯加，普拉特河的河口宽有6英里，可深只有6英寸。”

布赖恩两次参加竞选，都败给了对手威廉·麦金莱。在第一圈竞选的一次短暂逗留中，一名布赖恩的支持者自信地宣称，明年3月4日，布赖恩夫人将在白宫下榻。这时，人群中一个共和党人叫道：“如果那样，那她一定是跟麦金莱睡在一起！”

·在1980年总统竞选中，里根信心十足，成竹在胸，故意拿卡特那南方人的拖腔带调来取笑。有一回，他有意先让卡特问他，“罗纳，每一次——看到你骑马的照片，看上去——看上去你总要年轻些，这——是怎么回事啊？”里根学他的腔调回答道：“吉米，大概——那是我——常常爱骑老马的缘故吧！”

毋庸置疑，无论是好话、坏话，无论是进攻、防守，目的就是向宝座进军。只要达到目的，其他他可以不管。布什作为总统候选人与里根争夺宝座时，曾经指责里根的经济观，说它是：“落后的巫术经济。”但是，成为副总统之后，他自然成了里根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于是，人们在这样传闻着：布什可不是个只会说“是”的应声虫，他也会说“不”——假如里根说“不”的话。

（蔡宽礼摘自《演讲与口才》

1989年7期）

外国政府



首脑的收入

○美国总统里根，年薪达20万美元，外加5万美元开支和旅行费，免费使用白宫，1987年里根夫妇总收入是345395美元。

○英国首相撒切尔，年薪本来是62698英镑，但她坚持支取下议员内阁阁员一样的年薪，51068英镑。

○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有102000澳元，另加24402澳元办公津贴。免费住总理府，并可使用一架飞机和一辆车。

○西德总理科尔，底薪98000西德马克，外加94800马克津贴。免费供给车辆和总理府。

○法国总统密特朗，免税年

薪44000法郎，免费供给车辆和凡尔赛宫。

○新西兰总理朗伊，1988年5月年薪升至141500新西兰元。还享有23400新西兰津贴，拒绝入住总理府邸。在国会附近住一层住宅。

○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年俸9023736比塞塔。

○瑞典首相卡尔松，每年414000克朗，津贴49992克朗，每月付税20915克朗，实得13585克朗。车辆只限于公务使用，首相府象征式的收取租金。

(孙岳摘)

外国政治家的眼泪

●刘 竑

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曾在电视上公开承认，他对妻子有不忠的行为。说的时候声泪俱下，大有忏悔之意。第二天悉尼每日电讯报指责这是经过设计的竞选招数。批评指出，霍克过去也在电视上流泪忏悔过，其目的是在塑造改过形象，博取女性选民的好感。

去年11月，南朝鲜前总统全斗焕在电视上向全国人民道歉，

他哭了。一些忠厚的南朝鲜人心一软表示：“够了，不要再追究了！”可是学生还是不放过他，仍然穷追猛打，要继续追究他的责任。全斗焕的泪水，似乎没有帮他多大忙。

美国的参议员哈特也哭过。去年1月，一向生气勃勃的哈特，因为和唐娜莱丝的绯闻而潸然泪下。当时他正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结果因为这件绯闻，他的白宫梦就和泪水一起流掉了。美国人显然没有澳洲人那么宽容。

当然，流泪也并不都是坏事，像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都知道什么时候该流眼泪，善于适度调和是她铁娘子的形象。撒切尔夫人1986年5月出访耶路撒冷，在前往英军公墓致敬时，她哭了，为这些在海外作战捐躯的忠魂落下了眼泪。其实，埋在此地的白骨，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牺牲的战士。

在各国政治家的眼泪中，最令人感动的大概还算是美国前总统里根了。里根夫妇在白宫的告别晚会上触景生情，流下了眼泪，离情依依，不知有多少美国人都跟着鼻酸落泪，这恐怕是政治家中最成功的眼泪了。

(原载1989年6月30日《青年参考》)

语

丝

寂寞，那是一种想要了解别人，也想要为别人了解的强烈的渴望。

被一个人误解了，这是烦恼；被许多人误解了，这是悲剧。

一个人十分聪明，但如果毫无感情，他就可能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一个人情感丰富，如果没有智力，他结果就是一个与人无害的白痴。

秘密这种东西，人们或则认为它过于微不足道

不必保密，或则认为它过于重要不该保密。

竞赛时能显露本性，败后的表现则把本性暴露无遗。

一切美好的景物在湖水的心里都是颠倒着的。

最早报道春消息的不是花而是小草。

大地将雨露之爱珍藏在心里，借鲜花报以微笑。

路边草险被人畜践踏，看着车辆行走；满身尘土，看来不念怨仇，有时也会仰首，朝着远处，捉摸着路的尽头。

(丘某、司马俊莲摘)

二哥成亲完全按乡下习俗，爸说大哥大姐结婚都新事新办，现在家里宽松，趁此把所有的人情还清了事……

●卞离泥

二 哥 成 婚

二哥在县城民政局，到广州上过两年党校，有文化，写端正字，不干力气活时衣裤鞋袜齐整，头也梳得站不住小虫，真帅。

二哥成亲完全按乡下习俗，爸说大哥大姐结婚都新事新办，现在家里宽松，趁此把所有人情还清了事。二嫂方面亦极赞成，于是前门后院摆满喜酒敬亲朋，吉日鸳鸯福之类的对联，红纸金字，一派传统风光，二哥很满意。

准备迎亲那几天，全家上下焦头烂额。

小镇跟城市不同，城里人结婚，客人上酒楼，一切现成，吃完还可趁人不注意带一小包牙签走，至少可供全家掏一个月牙缝。小镇没酒家，只好卷自己袖口，另请叔伯、姨婶，再由他们拉一伙，一军人马，后院设锅炉，磨刀霍霍向猪羊。

真有猪羊，请人宰的，猪小姐最后的呐喊震撼人心，羊抽泣着就死，就算拿出全部的同情也不能救它们性命，因那拿刀的跟中风差不多。至于鸡鸭鹅鱼，毫无个性，一刀下去便人事不省。

鸡鸭鹅鱼、蛋菜瓜果、碗碟杯筷是爸雇人送来，都是一担一担地从前门进，往后院去，个个汗湿衣衫，胸扣全开，放了担子，捏住一边衣角一下一下地扇，爸这时是真正地主派头。

大哥大嫂，大姐姐夫全有任务，我一向懒做不好吃，爸没派我具体活，我便四处荡。

二哥新房古今中外做派，墙上挂着西装白婚纱大彩照，书桌点上两盏煤油灯，取于乡俗夫妻

长相守。妈信这个。二哥二嫂是同学，自愿组合，点长明灯浪费煤油，几次欲下手弄灭，均因妈瞪视而未遂。只有放弃。

后院的人最苦，两个耍勺的半老头，一个总鞠躬，大概年轻时候干重活压坏了背；一个黄板牙，估计土霉素多，嘴里都叼烟，烟头半灭半着。鞠躬老头拿个大铲翻动锅里的肉，一边还哼哼。女人们都围在井边，有些洗菜，有些泡木耳，个个手里有活，沿裤头露出一节腰。这些女

人年轻时候都很严实，嫁人生了孩子就两样，站哪坐哪不拘，露出哪儿也不在乎，但若钱财上吃点小亏，便谁都不是她们对手。请她们帮忙，妈早有安排。

忙到第三天接新娘。一早，大门挤满亲戚朋友，男女老少，外带两个瘸子，没几个近亲。大家聚一块，认识不认识都十分亲热，彼此不住地递烟，抽两口就举起一个巴掌，同时一点头，转身跟另外一个说两句，离开时就又是刚才那套动作，也不知道从哪里学得。



爸请的镇长、小学校长、乡长之流若干，进门个个昂头四望。爸是侨联主任，官儿讲官道，得请，而且让在上座。

有拼命往爸面前推孩子的，大概是香火，穿着崭新衣裤，袖口裤口均卷起两层，隐约见着几只黑手指头，新凉鞋满是干黄泥，看得出来，若不是来做客，这孩子吃饭一定不使筷子。他的父亲则一脸骄傲。有个大脸汉冲我喊，都认不出来了啊，啊啊，真是女大十八变。那个响亮，真要捂耳朵，并且要躲开他那呵呵喷气的大嘴。一个老妇说是我大嫂的大姨妈的小婢娘，一嘴银牙指着，我掉头就往后院跑。

从前门到后院有50米远，这是我们镇的遗产，前屋、中屋、后屋。后院串肠子一样直下，中后屋设席。大姐负责借的桌凳，上席较像样，一人一凳，下席就委屈，三四人一条长凳。我看有座已算不错，这么多的人口。

中屋放着大哥弄回来的四喇叭收录机，那群爱音乐的晚辈围着它一盒接一盒地放唱带，也不管录音带明显变音。都是乡亲，男男女女，酒未喝先把两脚搁上凳，他们爱这么似坐似蹲。菜未上齐已吃得碗翻杯倒，而且骨头菜渣桌面上留一些，桌底下丢一半。话多嗓门大，嘴角挂着粉丝也不觉察，兴致直冲云霄。有个吃醉了，站起来唱戏，唱过一段又坐下来喝，跟他一桌的人全跑开围成半圈看他。后来叫人把他架走，他哭哭啼啼，心伤透的样子，大家笑他。我跟他后头，送出门。

四叔一直闲着，直到被吃完的队伍包围才知道他是什么角色。他管收份子钱，拿个大本，背个短带包。四叔当过兵，管过账，大家对他放心。

吃过第三批，大约两百来人，四叔的大本才记全所有参加二哥婚宴的亲戚朋友以及他们的份子钱。账目简单明了，有名有姓的是朋友，10、20、30元不等；有

姓没名的是远亲，如西镇李家，欲知与我们家关系，得费点劲找那根线，五六元不等；没姓没名的是真正亲戚，如文昌婆，大嫂的妈，爸妈的亲家，积坡婆婆，二嫂的外婆，龙滚公公，大姐夫的公公，这些人给的份子钱较大，20、30、40元不等，但得给回一半的。

我们镇的婚习是先照料亲戚朋友吃喝完再接新娘。忙人吃喝完了，要办自己事的便先走，愿看热闹的就留下来等新娘，还有一些是从很远的村子来，因为路遥也先走了，实际留下的就是本镇或住附近的人，不算很多。倒是在前门后院的孩子们热烈，不断起哄争着帮点爆竹，为此撞倒一个刚会走路不久的光屁股孩子，放开嗓门哭叫，没人裁判。

新娘是用小面包车接来的，嫁妆有一台洗衣机，一辆自行车，一套沙发，一台电风扇，还有桶、脸盆……全让在场的人过目。二嫂长得不算十分好，涂上粉，点了红嘴唇，眉眼光芒四射，害得二哥站都站不稳，拿照相机的不住叫二哥站好：“照啦，照啦！”

二哥二嫂在中屋给爸妈跪递甜茶一类，仪式开始时，我觉得饿，跑到后院。用门板搭做的桌上摆满大盆，一盆一样菜，所剩不多。碗碟杯筷都已洗刷分盛在几个大箩筐里，几个帮厨骨干正吃饭，四叔也在，给我两只鹅掌。一心想吃那像狗的羊，从十几个菜盆里找半天未发现羊肉。四婶说羊太小，早分吃光了，我万分失望。回头捡四叔的鹅掌，四叔来精神了，惊讶地问我手上拿的什么。这四叔总逼我找地缝，还挑拨，刚才有人死活不吃鹅掌，哎，现在不知道吃没吃，叫我吃不得也扔不得，拼命跺脚。

婚后三天，二哥携二嫂回县城，我和爸妈送他们上车，心想：二哥你臭美个屁。车走远了，对着车后尾：呸，滚蛋！”（王杰、冯爱民摘自1989年9月2日《深圳商报》，宝峰图）

似“新”实“旧”

有些事物在未出现之前，相应的英文词却早已出笼了。例如：飞机虽然到二十世纪初才出现，但“空中小姐”这个词却早在1631年就已经有了。

下面就列举几个似“新”实“旧”的英语词：

太空人——1926年出现

官僚主义——1811年出现

隐形眼镜——1888年出现

曲棍球——1527年出现

降落伞——1785年出现

人造卫星——1548年出现

潜水艇——1648年出现

水床——1853年出现

（晓阳摘）

缺点

●巴特儿

美国著名整形外科医生马克斯韦尔·莫尔兹博士曾说：“许多人在生活中遇到的悲剧之一，是渴望自己完美无缺。”

正像美丽并不等于美德，缺点也并非就是缺德。有趣的倒是，一个承认有缺点的人，其优点往往更真实，更有说服力；而越是伟大的人物越如此。另外，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经验：从别人的缺点中比从优点中往往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并且学得更快。换句话说，即人们有时更容易从缺点中觉悟。

二

缺点和优点有时是一线之隔，诸如勇敢和鲁莽、聪明和狡黠、自信和自负……由此，缺点又不简单地是一种消极因素，其实世界上并没有纯粹和全然的鲁莽、狡黠和自负，而生活中倒是常常有这样的事，即有些人往往由于某种缺点而成功。

（沈东摘）

明白了欢乐并不等于快乐，
最能令我们得到解脱



真正的 快 · 乐

●〔美〕丹尼斯·普莱格

我住在好莱坞和迪斯尼乐园所在的地方，一年到头阳光充沛。或许你会以为，住在这样一个欢乐的地方，一定比别人快乐。如果你这样想，你的看法就不免有些错误了。

许多聪明人认为欢乐就等于快乐，但事实上，它们两者之间并没有共通之处，就算有也很少。欢乐是我们在进行一种活动时的感受；快乐则是活动结束后才会感受到的。快乐是更深入、更持久的情绪。

到游乐场去游玩，去看球赛或电影，或者看电视，全都是欢乐的活动，能帮助我们松弛身心，忘却烦恼，甚至哈哈大笑。但是，它们不一定会带来快乐。

我常常认为，如果说好莱坞的电影明星对我们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他们让我们知道了快乐和欢乐的区别。这群既富有又漂亮的人经常参加盛大的宴会，坐豪华的汽车，住金碧辉煌的房子，这一

切都意味着“欢乐”。可是，这些名人一个又一个地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揭露他们欢乐背后隐藏着的不快乐：情绪消沉、酗酒、吸毒、离婚、子女行为有问题、极度孤寂。

可惜的是许多人相信，只要下一次参加的盛大宴会更盛大，坐的汽车更豪华，度假享受更高级，买的房子更堂皇，那么，他们就可以得到前所未有的快乐。

许多人执迷不悟，认为生活中充满了欢乐就等于快乐，其实，这种观念只能减低他们得到真正快乐的机会。如果寻欢作乐就等于快乐的话，那么痛苦就该等于不快乐了。然而，事实却刚好相反：能带来人生快乐的事物往往都含着一些痛苦。

许多人都逃避那些快乐之源的事情。他们对于结婚、生儿育女、争取专业成就、助人行善等等事情所带来的痛苦，都感到害怕。

不妨问一下单身汉，为什么他和异性约会已越来越腻味，还不肯结婚？如果他老实，他会说他害怕承担责任。承担责任事实上是痛苦的。独身生活充满欢乐、新鲜和刺激；婚姻生活中虽然也有欢乐，但它们却不是最显著的特征。

同样的，一对夫妇不想生儿育女，只想得到全无痛苦的欢乐，不想得到有痛苦的快乐。他们可以随时上馆子，旅行，想睡多晚就多晚。但子女尚在襁褓之中的夫妻，能有一晚好睡或者有三天的假期，真可以说是万幸。我从未听过一个做父母的人说带孩子是欢乐事。

可是，不生孩子的夫妻不会体验到搂抱孩子或者安顿孩子上床睡觉的乐趣。他们也不会体验到看着孩子长大或者含饴弄孙的乐趣。

我当然也爱好寻欢作乐。我喜欢打网球，爱和儿童（以及任何人）开玩笑，而且，我还有许多嗜好。

可是，这些作乐方式并未真正能令我快乐。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例如写作、抚育子女、促进夫妻关系、尝试做好事等——带给我的快乐，大于我从那短暂的欢乐中所能获得的。

明白和承认了欢乐并不等于快乐，可使我们得到解脱，使我们更好地利用时间干快乐的事，使金钱得以善用，不去买并不能增加我们的快乐的新汽车或者漂亮的服装。还有，能使我们免受嫉妒之苦。所有那些富有而漂亮的人之所以被认为是快乐的，只是因为永远有很多的欢乐，而事实上，他们可能并不快乐。

我们一旦明白了欢乐并不一定会带来快乐，我们的生活就会开始改变。这样，可能是名副其实的改造人生。

（摘自〔美〕《读者文摘》，杜凤宝图）